

# 法光如學禪師之思想探源（一）

釋禪慧

## 一、「時、所、位分清楚」到底在講什麼？

「時、所、位」要「分清楚」是法光如學上人的名言，很多人都聽過、都知道，我常想：為什麼師父會拿這句話來教導我們？

先說「時、所、位」到底在講什麼？「時」就是時間、時代；「所」就是所在、場所；「位」就是你所站的位置、立場等。時間、時代，時代的大環境會給一個人帶來很大的影響，譬如過去由於政治氛圍，有很多事無法跟今日相提並論。不管是一個人的想法做法，或生活環境、現實環境，種種條件都不同。而且處在不同時代的人，因為時空不同，有時候也有很多的難言之隱。

「所」就是場所、空間，譬如：由於少子化，現在很多學校招不到學生，被迫關閉或轉型。至於高齡化，在臺灣也很嚴重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學校、寺廟轉型做養老院，「物盡其用」，以解決社會問題，並非不可能。又如人與人之間很熟悉的話難免會開開玩笑，但是開玩笑也要看場合，看對象，不

是每個場所，每個人都可以開玩笑的。所以場所如果不對，時間點不對，尺寸拿捏不好的話，本來你是好意要提醒對方或給對方忠告，有時會變成反效果，讓人起反感。又如常聽到的一句話，「在大馬路上罵人，卻在小巷子裡道歉」，這算什麼道歉？很多人都難以接受，這是場所不對。

「時、所、位」的「位」，人的一生，會有很多不同的身份，不同階段不同的身份、地位，在日語的表達上特別明顯。日本是一個上下、內外、階級分明的社會。所謂內部，如同學、同僚、同事、同儕，自己內部的人，自己人，自家人；外部、外面的人，局外人。透過第三者、熟識者、可信任者之介紹，或身家調查等，把外面的人、外人變成自己人的方法。以此類推，不管政治或經貿往來，由於對某人「人格」之信任，愛屋及烏，連帶對其人民、事業等釋出善意，視同一家人般給予協助。這一點是外國人難以理解的，但這是在日本生活，日本社會生存必備的常識、知識，這也是學習日



陳進老師《釋迦行誼圖》之三〈釋尊幼年時〉。  
(取材自《山地門之女》江文瑜著)

語、日本文化很重要而必須注意的。每個人所站的位置，什麼樣的立場，什麼樣的身份、地位，比如：你是住持、監院或是人眾。是在家人、出家人或是一般人。不管你是誰，是為人父母、丈夫、妻子或兒女，是老師或學生，不同時間、地點，不同立場，待人處事、說話的語氣、禮貌等都要合宜，以免踰越身份或喧賓奪主惹人嫌。在20世紀提倡平權的時代，階級之分雖不如昔日明顯，但基於禮儀、外交禮節，敬老尊賢，在某些國家、地區還是有它的獨特性和習慣性。

## 二、西田幾多郎「場所論」對如學思想形成之影響

筆者〈西來祖道我傳東〉一文曾提到，南宋時留學中國的道元禪師（1200～1253），和日本近代哲學之父、京都學派大哲學家西田幾多郎（1870～1945），被公認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獨創思想家<sup>1</sup>。西田幾多郎對東西方哲學有很深入的研究，他從西方存在主義、實存主義與日本文化所發現的「場所論」，大大地影響了明治維新後

日本人的思惟方式。如學上人留學日本，除了佛法的精進、道元禪的研修外，如果說不受到引領時代潮流大思想家的影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考察臺灣政治人物、文化界、教育界、企業界以及宗教界等，從日治時代走過來的前輩們，可以感受到他們言行背後的思想依據。他們大部分人共同的特點是，對孕育自己這塊土地的愛與感恩。立足臺灣，放眼世界，以臺灣為主體場所的觀點，從內而外，擴大出去，多元文化，彼此包容，認同臺灣，不分族群之偉大胸襟。不分先來後到，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，同在一條船上，共同為守護母親臺灣而奮鬥。絕少是隨風飄搖，看風向做事，毫無主見，火中取栗般之投機主義、功利主義、僥倖者。

西田幾多郎融合東、西方思想，形成日本文化化中代表性的「場所論」。簡單的說「場所論」包括有形的實體空間（地理場所），及無形的心理空間（心理場所）。以文學創作或戲劇言，不可能與該國之地理環境及歷史文化，文明發展，時代背景等無關。生長於草原地帶與生長於沙漠或海島的民族，各有它不同的特色。正如臺府展膠彩畫家陳進女史（1907～1998）說的：「要畫自己的國家，一定得表達自己的民族性、獨特的風采。……一位畫

家畫不出自己民族的特性，又怎麼能為自己的國家留下歷史和文化？當然畫家還得要深入自己的生活，齊白石曾說過：萬物過眼，皆為我有。最親切感人的主題，莫過於自己的親身感受。」<sup>2</sup>

研究日本文化，一定要瞭解禪佛教思想，特別是禪文化對日本武士道、花道、茶道、書道、柔道、文學、藝術、建築等的影響，可謂無所不在。在新冠肺炎疫情趨緩，開放國門後，日本成為很多人旅遊之首選，原因何在？日本人對櫻花的喜愛，與佛教的無常觀有什麼連？對公共道德的重視，喜愛整潔、乾淨，儘量避免去打擾別人等等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省思的問題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# 註釋

1. 釋禪慧校刊，《道元修證義》，臺北：三慧講堂，1993年，頁1～2。
2. 《沉浸陳進》「（2）民族性格與記錄時代的畫風」。